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唐三藏西遊釋厄傳 三藏歷盡諸難已滿

卻說唐僧師徒行至比尼國，聞說國王寵愛一新妃，縱色過度，請得一真人煉丹，要孩兒心肝調藥，一國孩兒盡皆遭殃。三藏聞言垂淚。行者道：「師父莫哭。此道人必是妖精，我和你進朝倒換關文，定要識破此事。」二人進朝，投下關文。只見國王與道（原作「僧」）人同坐，正要取孩兒心肝。行者大罵：「妖道，你惑君害民，罪孽何道！」那妖化陰風，把新妃一起攝去。國王忙問原因。行者道：「我是大唐僧人，到此改換關文。見你被二妖迷惑，我今識破，他故化陰風而去。我當與你收滅。」遂駕筋鬥（原衍「而去」）原衍「而去」）隨陰風趕去，趕至草坡，與二妖大戰三合，被行者一棒打死，卻是一個白鹿精，一個白狐精。行者帶二精回見國王，國王深感行者。隨陰風趕去，趕至草坡，與二妖大戰三合，被行者一棒打死，卻是一個白鹿精，一個白狐精。行者帶二精回見國王，國王深感行者。師徒辭行，不多日，投宿禪林寺。忽有一女怪，把三藏攝去。行者趕去，趕至一洞，名曰陷空洞。那女怪忽跌下一腰牌，行者拾起，見是李達天王幼女。行者得（原作「得」）了此牌，徑上寶德關見李達天王，責他縱放幼女為妖。天王不知，哪吒言曰：「父王緣何忘覺？此妖是向日孩兒在陣中捉的金鼻白毛鼠，父王以幼女呼之，此必是他在下界為妖。待兒去收伏此精。」言畢，二人同駕雲來至洞口。行者向前引戰，後被哪吒擒倒，解轉上界問罪。了此牌，徑上寶德關見李達天王，責他縱放幼女為妖。天王不知，哪吒言曰：「父王緣何忘覺？此妖是向日孩兒在陣中捉的金鼻白毛鼠，父王以幼女呼之，此必是他在下界為妖。待兒去收伏此精。」言畢，二人同駕雲來至洞口。行者向前引戰，後被哪吒擒倒，解轉上界問罪。

行者救出師父，四眾趨行，來到欽法國。又至隱霧山連環洞，有一南山大王擋路，要拿三藏。被行者假變三藏，把三藏化作行者。魔王誤捉行者進洞，把他綁在樑上，忽然睡著。被行者寬了綁索，掣起金棒，打死老妖，乃是花皮豹子。

又保師父西行，到了天竺國鳳仙郡，安歇暴紗亭。忽被豹頭山虎口洞一妖，把行者三人兵器攝去。行者雖神通廣大，無了金棒，亦無措（原作「錯」）置。正在躊躇之間，忽見妙岩宮太乙救苦天尊叫：「悟空，我救（原作「叫」）你也！」行者哀告：「萬乞老仙一救。」天尊至洞口，高叫：「金獅速現真形。」那妖聽得主（原作「二」）人喝罵，現出真形，乃是九頭獅子。被天尊騎於胯（原作「袴」）下而去。師徒拜謝。下而去。師徒拜謝。

又行數日，來到金平府慈雲寺借歇。吃齋已畢，夜同本寺一年尊長老在後堂坐下。三藏忽聞悲哭之聲，問僧曰：「何處有哀聲？」老僧叫退眾人，密與三藏語曰：「去年春月，不知何處來一女子，昏迷在我後堂。他說是天竺國王之女，被風攝至此間，叫小僧送回去。小僧恐招災禍，故把一間空房歇他，叫他裝作瘋疾，使我眾徒不敢犯他，我每日遞飯他吃。此事實難處決，老師大邦聖僧，明日進天竺國，望乞替我明白此事。」言畢就寢。

天明來到天竺國。那國王舊年與皇后同公主在御園賞花，被一怪把公主攝去，變作一假公主，在朝一年。今知唐僧到國，欲求元精，故捏（原作：左「讖」，右上「白」下「工」）奏國王，立彩樓於十字街（原作「階」）頭，拋鞭招婿。頭，拋鞭招婿。

適然師徒進國，倒換關文。那怪女一見三藏，就把絲鞭拋入三藏袖中，吩咐眾宮娥把三藏擁上金鑾殿。國王見三藏儀容俊雅，就令公主與他成親。行者見是妖怪，念動真語，把眾文武定住，他向前扭住怪女，道：「你（原作「女」）這潑妖！你欺瞞國王猶可，緣何又貪我師父元陽，照我金棒。」那怪脫下衣服，拿起砧杵，與行者交戰，被行者趕得無處躲藏。忽見嫦娥高叫：「悟空住手！」行者道：「玉女因何救他？」嫦娥道：「此妖是我月中玉兔，因向日搗藥不精，被我貶他下凡，不料他偷我砧杵為妖。我今收他轉去，你饒他命。」行者道：「玉女分上，我就饒他罷。」姮娥喝轉玉兔原形，帶回月宮。行者轉見國王，以玉兔（原作「帝」）事對國王詳說一遍，公主現在寺中，叫國王著車駕迎接進京。事對國王詳說一遍，公主現在寺中，叫國王著車駕迎接進京。

且不說國王迎接公主。卻說三藏領過關文，離了天竺國，行到銅台府地靈縣，投宿一齋戒人家。姓寇名洪，一子寇梁，苦留三藏師徒久住。三藏（原缺「三藏」）催促三徒，急離寇洪之家不題。卻說一伙強人，是夜打劫寇家財（原作「才」）物，打傷寇洪。其子寇梁進縣告被失狀，縣官差官兵同寇梁四鄉捕捉。不意三藏離了寇家，轉在一破廟宿住，忽聞強人道：打劫寇家財物，來廟分贓。被行者打退強人，收起財物。三藏說：「我和你深得寇家恩愛，可將此財物送轉他家。」言罷，四眾出門。只見官兵來至，寇梁見了財物，叫捕兵把（原作「把」）（原作「把」）四眾一齊鎖了，一一三徒忍手不動一一徑送縣官勘問。適然縣官迎接上司，且把唐僧師徒收監。四眾一齊鎖了，一一三徒忍手不動一一徑送縣官勘問。適然縣官迎接上司，且把唐僧師徒收監。